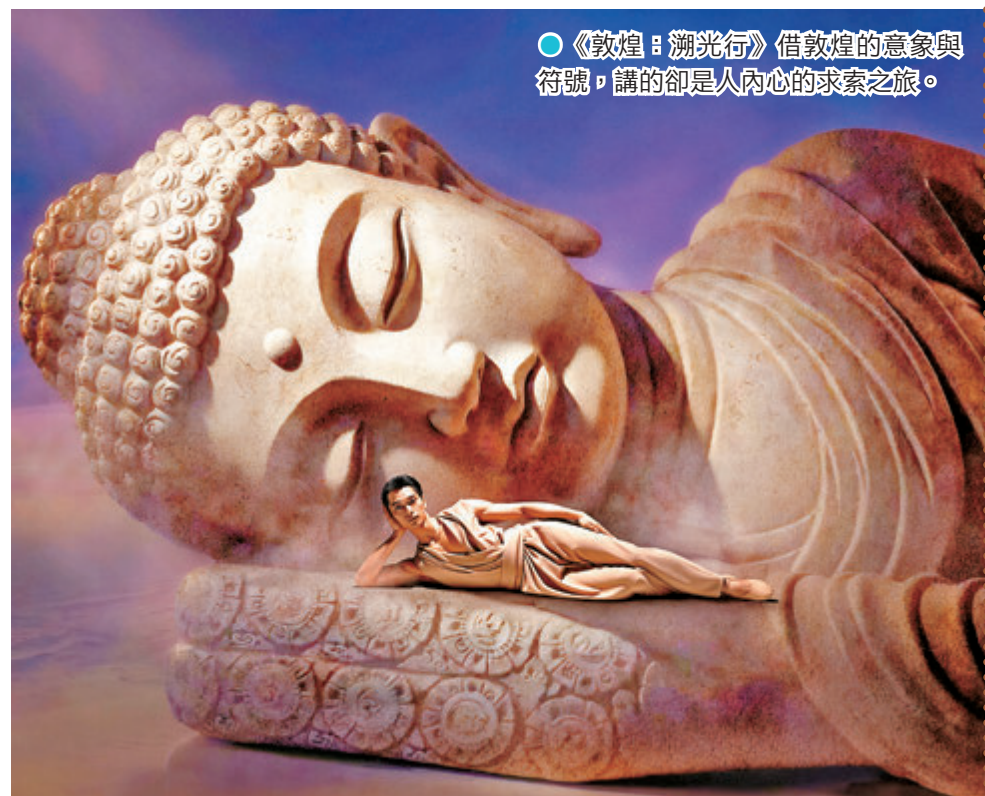


敦煌的浩瀚古意如何與當代心靈再一次進行碰撞？香港芭蕾舞團即將首演原創芭蕾舞新作

《敦煌：溯光行》，此劇為港芭首度與敦煌研究院合作，由駐團編舞家胡頌威及麥靜雯繼大受好評的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後再度攜手創作。二人早前踏上敦煌之旅，在紛繁的文化寶藏中釐清思緒，回到創作本心——去講一個與當代人息息相關的自我求索的故事。至於芭蕾舞動作如何詮釋「敦煌」情狀？大家拭目以待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：香港芭蕾舞團提供



●《敦煌：溯光行》借敦煌的意象與符號，講的卻是人內心的求索之旅。

▼敦煌舞標誌性的「三道彎」S形曲線被融入古典芭蕾舞之中。

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



▼劇中角色飛天、九色鹿與水月觀音並非具體人物，而是象徵不同的人生境界與精神力量。



——人去年7月開始敦煌采風，很快便被湮沒在浩瀚的歷史材料與紛繁的視覺元素中，「有『大海撈針』的感覺，因為每個洞窟都有很多的故事」，完全不知如何入手。直到走進第158窟「涅槃窟」，橫長方形洞窟中，身長15.6米的佛像側臥在通長大台上，展現釋迦牟尼涅槃景象。佛像雙目半閉，唇邊含笑，呈現「寂滅為樂」之境界。

二人被深深震撼，轉而重新思考「敦煌」這一題材的切入點。

「能不能不只是講『敦煌』本身，因為內地已經有很多敦煌題材的舞劇和音樂劇。」胡頌威說。而在麥靜雯看來，敦煌太豐富了，「它更適合學美術的人去看，能看到很多像白描啊這樣的手法，但對芭蕾舞或者舞蹈的人來說，我們能看到的只有靜態的造型、手形、身體。於是很多人在做敦煌題材時，第一反應都是講壁畫中的故事。當進入洞窟後我們開始想，難道也要像其他舞劇那樣講一個古老的、離我們很遙遠的故事，例如張騫出使？會不會讓大家產生距離感？」二人決定轉換思路，不去還原一個壁畫故事，而是借鑒壁畫上震撼他們的美學元素和符號，來講一個當代人可以理解、有切身關係的故事。「不是讓觀眾知道『敦煌有什麼』，而是通過我們的作品讓大家看到『敦煌有什麼精神』。」麥靜雯說。

這時，一部二人多年前看過的小說出現在腦海中，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的經典作品《流浪者之歌》，講述婆羅門之子悉達多的求道之旅。一個是德國作家筆下的印度故事，一個是中國大西北的佛教藝術，如何融合在一起？而讓麥靜雯更想去探究的是，為什麼站在第158窟中的佛像前，悉達多的身影會浮現在腦海中？

《敦煌：溯光行》即將首演

胡頌威×麥靜雯 時間長河中，常求己心

時間與自我的關係

在她看來，二者的共通點之一，是都在談論時間與自我的關係。「小說的主人公經歷了很長時間，感受繁華、失去、愛與痛苦，最後在河邊找到了生命的圓滿。那條河對我來說就是時間的化身。而敦煌本身也是時間的產物：風沙侵蝕、朝代更迭、人類影響，被遺忘又被重新發現——它就是『時間的化石』。」再來，二者都指涉「回歸」。赫塞筆下的主人公回歸到簡單的生活，回到時間本身；敦煌則由最簡單、樸素的信仰出發，創造出璀璨的藝術，「可真正的圓滿不是向外求，而是向內。所以兩者是有關聯的。」

胡頌威與麥靜雯想要在《敦煌：溯光行》中講述的，不是歷史故事，而是個人的心靈求索，故事建基在小說之上，但長出了自己的面貌。舞台上所呈現的不會是一味抽象虛妄的意識流景象，反倒是有着熱鬧的入世景象與跌宕起伏的情節，有着扎實的血肉。男人在彌留之際試圖解答對生命仍存的疑問，故事展開倒敘，他進入絲綢之路，感受繁華，面對金錢的考驗與慾望的糾纏；他決定展開修行之旅，但心中的疑問仍舊如影隨形；最終他要面對的，是家人，是自己，是奔流向前永不停息的時間之河……

有意思的是其中敦煌元素的運用。對於那些我們

香港芭蕾舞團《敦煌：溯光行》

日期：10月16日至18日 晚上7:30

10月17日、18日 下午2:30

地點：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

熟悉，但又其實一知半解的敦煌符號，胡頌威與麥靜雯並不想展開過多的詮釋，反倒是信手拈來，將其化用在故事的進程中，成為人生境界與精神力量的象徵。九色鹿是對光明的渴望，風雨雷電四神出現在主人公修行的過程中，而水月觀音像徵着覺醒後的通透，飛天則是人物內心對美好的嚮往。「我們在選擇這些符號的時候，都有提前去了解一下它代表的是什麼東西，覺得比較適合作品的，就把它融進去。它其實不是作為一個宗教形象來使用，而是更多作為男主人公內心的投射。」麥靜雯說。

芭蕾舞「三道彎」？

那麼舞蹈呢？敦煌與芭蕾舞似乎風馬牛不相及。1979年大型舞劇《絲路花雨》的公演，標誌着敦煌舞的誕生。1980年舞蹈家高金榮完成了《敦煌舞



●港芭駐團編舞家胡頌威（左）及麥靜雯指導舞者排練中。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



▲▼舞者排練中。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



●《敦煌：溯光行》以赫塞的經典小說《流浪者之歌》為靈感。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



●《敦煌：溯光行》展現兩位編舞的奇想。攝影：Conrad Dy-Liacco

教學大綱》，至此建立起系統化的教學與風格體系。敦煌舞主要從敦煌洞窟壁畫中的飛天、菩薩、伎樂天等舞姿形象汲取靈感，有着特別的質感與範式。大家一想起敦煌舞，最有印象的也許便是「三道彎」——身體呈現獨特的「頭、胸、臀」三處反向屈伸的S形曲線，而這一體態貫穿全身的動態與靜態造型。

可講究線條的延伸、力圖抵抗地心引力向上飛躍、緊繃着足尖的芭蕾舞舞者要怎麼跳「三道彎」？

「的確稍微有點難，」麥靜雯笑道，「比如它的S形曲線是貫穿的，身體有，手有，腳也有。比如你要上腳尖，腳就不可能出現那個彎曲狀態。我們的目標是讓觀眾能看到，就是我的身體會保留，手上會保留，頭也會保留，就是你能看到那個元素在裏面。」胡頌威則說，敦煌舞基本的狀態或感覺要保留，但在此基礎上會再做創新，「比如動作的連接，我們用了一些芭蕾舞的連接步，不會讓它變成生硬地去拼湊，出現『敦煌手、芭蕾舞』這種。我們還是很自然地創作。」他分享，就如同在前作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中將芭蕾舞與中國舞巧妙相融一般，這次的《敦煌：溯光行》，二人也並非從敦煌+芭蕾舞如何拼貼上出發，而是緊跟音樂、隨着直覺去編排動作，「每個地方該怎樣就怎樣，沒有去過多地考慮。」當從兩個舞種的範式規限中跳脫出來，單純地從動作設計出發的時候，「反而比較純粹」。

但對舞者來說，這顯然是極大的挑戰。敦煌壁畫中光不同的手形便有600多種，雖然舞作中只運用了幾種，但每種手形看似簡單，一做起來卻「手指亂翹」。胡頌威更笑說，排練了幾天後，當舞者們需要去演出另一個芭蕾舞作品時，都切換困難，緊張地大叫「不會跳了」。為什麼？用他的話說，跳《敦煌：溯光行》要「憋」，動作往內收，還有很多的沉胯動作，但一般的芭蕾舞作品又要收緊要往上，舞者切換狀態簡直手忙腳亂。

「以前我們學動作，就是『1、2、3、4』學動作，這次則是要找感覺。」麥靜雯補充道，「舞者在跳敦煌形象時，比如飛天那種，可能會很外在地表演，會笑。我就告訴舞者，你們現在是壁畫形象，比如說你是菩薩，是觀音，是很端莊的，所以狀態是內斂的。（身體和氣）要提住，但是提住之後呢，我們又常常有個詞，就是要『沉下去』。」簡直是不知道要往上還是往下。

胡頌威說，這次的舞蹈編排，除了舞者要調適身體狀態，展現出某種「敦煌」的情狀外，麥靜雯主導的舞步編排亦難度很高，尤其是其中《胡楊林》一段女群舞，節奏非常快，並且多是不常规的7拍組合，「這種舞對於女孩子，幾乎是沒有嘗試過的。」

他笑說，麥靜雯的編舞通常都節奏快、難度高，「想當初我在跳她創作的東西時，每次都會頭暈想吐，很崩潰。……她對節奏非常苛刻、非常敏感，很多半拍的處理。對演員來說，可能習慣了『5、6、7、8』那種規整的節奏，就會覺得很不舒服，因為不習慣這麼精確。不過如果能把這些放進肌肉記憶，會覺得與音樂非常貼合。」

這次創作，是二人繼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後再一次與作曲家田汨合作，亦請來香港小交響樂團聯同香港天籟敦煌樂團作現場演奏，將交響樂與敦煌特有的樂器巧妙融合，「既能聽到交響樂，又能聽到西域風，整個一氣呵成。我們其實也從音樂上獲得了很多靈感。」胡頌威說。

讓音樂馳騁，讓動畫唱歌

香港小交響樂團完美演繹跨界製作

抓住暑假的尾巴，我走進香港大會堂音樂廳，欣賞香港小交響樂團最新的跨界製作——「拉闊動畫：新篇《胡桃夾子》及《田園》」音樂會。把現場動畫創作與古典音樂演奏結合的音樂會，在香港並不常見。這場音樂會是樂團第二次與法國動畫及插畫家龐格果（Grégoire Pont）合作；去年他們以《彼得與狼》及《鵝媽媽》首次嘗試這種形式，口碑極佳，但我因事錯過了。今年再度合作，龐格果帶來他原本以法文寫成的《胡桃夾子》文本，再由作家邁克譯寫成廣東話版本，擔任現場口述的是本地舞蹈鬼才伍宇烈。

音樂會的編排相當有心思。開場時，指揮葉詠媛與龐格果一起走上台，卻突然互換角色——龐格果拿起指揮棒，站上指揮台，誇張地揮動雙臂；葉詠媛則坐到畫板前，豪邁地在紙上揮灑墨線。台上的音樂瞬間亂成一團，熒幕上則出現一團團看似無意義的墨跡。這段幽默的「錯位」演出，輕鬆地營造了愉快的氣氛，也讓大家開懷地進入「觀」與「聽」並行的狀態。之前看

過葉詠媛指揮這類帶有戲劇元素的音樂會，感覺她總能掌握觀眾的情緒節奏，揮灑自如地讓觀眾放鬆、投入及期待即將開始的演奏。

音樂會由貝多芬第六交響曲《田園》正式揭開序幕。葉詠媛棒下的樂團，將五個樂章的意境表達得清晰而自然。而龐格果的即席繪畫也叫我眼前一亮：他的畫筆隨着音樂流動，第一樂章的輕快旋律化成溫暖的田野線條，觀眾彷彿聽到屏幕上的青蛙在咯咯地叫；第二樂章的寧靜溪流在屏幕上緩緩流動；第三樂章的農民舞蹈以跳躍的筆觸呈現；第四樂章暴風雨來臨時，畫面突然變得狂亂、墨色翻湧；最後在第五樂章，畫面又回到平靜的光線。中間加插了一段現代人與城市及大自然的故事，引發觀眾對環保的反思。

龐格果的畫風可愛又活力十足，而我更喜歡的是他的動畫並不替觀眾「定義」音樂，而是提供一個想像的起點，保留觀眾的想像空間，讓我們的想像隨着屏幕上的畫面與聽到的音樂一起馳騁。

下半場是柴可夫斯基《胡桃夾子》（選段），

冠以「新篇」之名，原來是龐格果重新編寫了後半部的故事，不過仍保留了胡桃夾子變回王子的結局。嘉麗與胡桃夾子要到不同國家尋找失蹤的王子，音樂選段也因應故事而重新編排，讓各地的舞曲段落更自然地融入敘事中。這部分的故事由伍宇烈現場說出。他講故事的聲線、節奏掌握得極好，語氣生動但不浮誇，能讓大小觀眾都沉浸其中。遇到熱情的小朋友大聲回應時，他也能自然地接住，讓互動成為故事的一部分，而不是打斷演出的節奏。樂團的演奏依舊保持高水準，音色乾淨、段落之間的銜接自然，整體如行云流水。重新編排的段落也為觀眾提供新的解讀角度。

舞台上三方的互動——音樂、即席動畫與現場說書——節奏與呼吸都配合得極為精準，顯示演出前必然經過大量排練與細緻協作。更重要的是，畫面、聲音與敘事能在同一瞬間對齊，這種流暢度並非偶然，而是建立在周密的技術支援之上。香港小交響樂團近年在古典音樂會上善用科



●新篇《胡桃夾子》香港小交響樂團供圖

技，令音樂會更生動，早前參與「西九家FUN藝術節」的節目亦以科技豐富演出形式，而這次的跨界製作更進一步展現了他們在藝術與科技之間的拿捏。

這種跨界形式的音樂會，顯然能吸引不同年齡層的觀眾。這次節目有動畫、有《胡桃夾子》，家庭觀眾當然不少，但我所看的那一場，座上客也有一定數量的年輕以至成年觀眾。

對我而言，這次的音樂會整體流暢自然，動畫、故事、音樂三者的融合非常成熟，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觀賞經驗。它讓音樂不再只是聽覺的享受，而是視覺、敘事、想像力共同參與的旅程。音樂馳騁，動畫唱歌，觀眾在其中自由遊走——這正是跨界演出的魅力所在。

●文：駱雅